壮男被阉割

Posted on [21 十二月 2018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2018/12/21/%E5%A3%AE%E7%94%B7%E8%A2%AB%E9%98%89%E5%89%B2/) by [viantliu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author/viantliu/)

一个偏远的村庄，东头老张家，一个年轻的小伙默默的收拾着行李，他叫张宏健，老张头的大儿子，年华23，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，家里前几年虽说收成不错，但苛刻的税收压的这一家老小很是吃力，不过倒也勉强度日，今年不巧，赶上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。宏建曾跟老张头提起过进宫一事，却被老张头扇了好几巴掌，不怪老张头脾气不好，话说哪有愿意送自己儿子进宫生生割去命根的爹啊。何况宏建正当年少，还没娶妻生子。可宏建心意已决，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坐以待毙，于是趁着老张头和弟弟妹妹出门之际，默默离家。他不愿意让老张头跟弟弟妹妹再受饥饿之苦，狠下心，拿上包袱，便匆匆离去。

京都热闹非凡，这让打小山村长大的宏建着实眼花缭乱，一路过来宏建都是靠着打零工赚些盘缠或是换口饭吃。他四处打听进宫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来到紫禁城外，却被招募处告知暂不收人，要等到2个月之后的招募，这可苦了宏建了，就那么点盘缠，连个客栈都住不起啊。无奈先四处找活想办法安顿下来，赶巧，城中万春楼招杂疫，宏建看过门前的告示牌便走了进去。迎面来的老鸨一看宏建的衣着就知道不是富贵人家，便吧宏建领到偏房去，找人给安排了个杂工，负责万春楼里的打扫工作。宏建自幼下地，这点活当然难不住他，还有个睡觉的地儿，工钱也不低，宏建便在此安顿了下来

夜晚，宏建辗转反侧，毕竟，第一次离家，免不了担心老张头和弟弟妹妹知道自己离家出走后会是怎样的心情。今晚的月光格外明亮，把整个后院照的一清二楚，这时，宏建隐隐听到对面万春楼客房里传出一阵娇喘声，宏建不知道万春楼其实就是妓院，单纯的他以为也就是个装修豪华美女如云的饭馆。娇喘声跌宕起伏若隐若现，听的宏建一阵纳闷，他决定瞧瞧上楼，一探究竟。

回到工坊，宏建辗转反侧，把身边的工友吵醒了，正巧，工友翻身时，手一下子碰到了宏建硕大的坚挺男根。宏建害羞，转过身去。工友顿时释然，问到:嘿，小伙子，是不是想女人了，哈哈。 宏建一听，更是害羞。工友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到:在这种地方干活，哪有不受影响的，男人嘛，没事，他们都睡了，你自己冒出来吧，你这年纪的小伙，不弄出来憋着难受。 自己弄出来?宏建傻眼了，怎么弄啊，身边又没有女人。那工友一看宏建一副呆样，试探的问到:嘿！你从来没冒过浆? 宏建更是不解，每次梦遗都让他不知所措，以为自己还尿床呢。那工友一副不相信的表情，是啊，23的小伙没有自慰过，谁信?可宏建真的没有，他不好意思的轻声问到:啥。。啥是冒浆? 工友愕然，说到:得，今天哥哥我就帮你弄出这第一浆来! 话毕，一手伸进宏建的裤裆，抓住那早已硬的不行的男根，赞美到:这么长!好小伙!这要是上个女人还不把那娘们爽死! 宏建害羞，本要挣脱，那工友熟练的轻轻套弄起来，这一套弄不要紧，却是让宏建欲罢不能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，就好像一把上满膛的枪找到了靶子一样。 工友干脆帮宏建脱下裤子，那根20㎝的笔直修长的硬根终于完全暴露了出来。宏建不出声，他太爽了，但不敢吵醒其他工友。他岔开双腿，享受着，终于，一股莫名的尿意缓缓袭来，宏建还没来得及憋它，那顶峰的高潮伴随酥麻的尿意一同冲了出来，宏建忘情的 嗯 了一声，白色的精液一股又一股，撒满了他微微隆起的腹肌。工友赞到:不愧是初浆啊！憋这么多，难怪你蛋子那么大。哈哈

两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宏建离开万春楼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碰过楼里一个女人，他知道，他没钱，玩不起，难受了就躲起来自己发泄一番。他迷茫了，到底要不要做太监，冒浆的那种感觉，那种飘飘欲仙，让他踌躇了，是啊，哪个男人不陶醉这交欢之感。但他知道，他必须这么做，他要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

招募处虽说已经开始，但太监招募排队的人寥寥无几，宏建躲在后面，踌躇万分，他知道，做太监是要割掉命根的，他忽然害怕了，但他却不能回头。一个身着太监服的人走了出来，指着宏建和前面俩说的，你们三个，来，先去沐浴。宏建跟着进了屋子，三个水桶已经装好了热水，小太监命他们脱去衣裤进桶洗澡，三人顺从，将衣服脱光，小太监两眼放光的看着三人的性器，那硕大的睾丸，疲软下垂的男根，无一不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初的噩梦，三人进桶后，一个跟宏建年纪相仿的问那小太监，我们洗完了去哪，小太监嘿嘿一笑，说，到时候跟我走就行了。

三人沐浴完后，小太监给了他们三块干布让他们擦干净，宏建问到:我们的衣服呢。小太监嘿嘿一笑，道:衣服?不用穿了，要不一会还得脱，麻烦!走吧!然后转过头来到，让后面的进来洗吧!于是，便带着宏建他们走了。三个赤裸的男体，晃着三根硕大疲软的男根，穿过院子，来到一口小屋门前，推门进去，里面昏暗不已，三张平板小床，一个案板样式的东西，一盆水，五个太监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正在洗一把寒光闪闪的小刀。小太监说到，你们三，躺上去

三人都害怕了，宏建从没见过这阵势，以为割个男根也就是一刀子的事儿，没想到这么大的场面。那五个人见三人木讷不动，其中一个大吼，不阉的，一律视为欺君枉上，处斩!三人一听，顿时慌了，很是为难的各种躺了上去，五人手拿麻绳，把三个赤裸的年少壮男困住手脚，宏建那结实的腹肌让困他的太监看的一阵血液澎湃! 主刀太监从一边开始，宏建在最右边，只见那主刀太监用手提起那壮男的男根和睾丸，用梁上挂下来的细绳拴住，一提，然后用手慢慢套弄那人的男根。

那太监把嘴贴近那少年的男根，轻轻吹气，少年把持不住，肉棒瞬间坚硬无比，持刀太监嘿嘿一笑，手起刀落，那勃起的男根和那鼓涨的睾丸瞬间被割了下来，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嚎叫，那少年昏死过去。那割下来的男根瞬间疲软，然后过来两个太监把他抬到了隔壁，一个太监手拿药罐跟了进去。。宏建傻眼了，另一个小子也傻了

宏建呆呆的看着这一切，太血腥了。他看着那净身师缓缓的洗着阉割刀，那把剥夺了很多条男根和睾丸的阉割刀。他浑身颤抖，那持刀太监缓缓走来，却是盯着宏建的大男根很是感兴趣:呵呵，洒家倒是没注意，这条宝贝长得俊俏，还没有皮囊包着头儿。 他的脸慢慢靠近宏建那条硕大的男根，却绕过男根，亲上了宏建的肚脐!那持刀太监用舌头，慢慢划过宏建的腹肌，肚脐，腹股沟，宏建很是别扭，但却很是享受。

宏建从未如此享受，太美妙了，高潮的时间如此之长，哪里还会注意到那动刀太监的冷笑，他要下刀了!他一手握住宏建的男根和卵囊，一手缓缓上扬，那宏建的男根还在不断的冒着白浆!他还没有结束!刀落!狠狠的切在了那条还在冒浆的修长笔直坚挺男根上!宏建瞪大了眼，那高潮的爽与钻心的痛合在一起，真的是生不如死啊!持刀太监一刀下去，那硕大的睾丸，坚挺的男根，齐刷刷的割了下来，男根半软，尿道口还悬挂着一滴精液，那刚刚割完的伤口，还在不断的冒着白浆，混合着血液。宏建昏死了过去，彻底失去了知觉，失去了男根，失去了性工具，还有那些射出来的子孙种，将再也不属于他，他也不在属于一个正常男人。而是一个阉人!一个太监！

完!